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黠按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危言如危

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

也日出者日日出此言不止十中有九有

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

異於己為非之

親父不為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

能自譽其子必藉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

己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

然為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

人但喜同於己而不喜異於己者則吾之

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文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

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為者

艾然所謂者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

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頤之

年為耆頤者是未得為先輩也人之所以

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

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然物固有不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辛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辭不言則物自齊

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

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

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

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

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

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

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

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之然然

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危

言日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乎久

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

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

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

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

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

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蓋立而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手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藝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為孔子不過勤勞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為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

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替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蛇相過手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蛇相過手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蛇也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感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四年皆為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為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

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為死也勸曰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有由也生者有為死

者勸勉云公以為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為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機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乎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為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類天距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象圖兩門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美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蠲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况乎以之以訓用強陽陽氣之不正者固兩與影譬如史之與史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之說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蛇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也乘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為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為吾影而必有所待況固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強陽而吾亦與之強陽強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真實又何以問為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之喻絕精此老甯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內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也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鹽漱巾擲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第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唯肝點也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愛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自其家公之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晦故不為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刪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為寓言全篇東坡莊子祠堂記云當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擲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勅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責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患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謀成光不能祇於無迹外可間謀而成光采遂為人所窺也輕手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以其老宿而尊貴之整猶醱釀也所患謂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故以為患也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督人曰善哉觀手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踰城保高祖義同

伯昏督人北面而立救杖感之手頤

救音頤堅也感之手頤以杖拄頤而皮肉敏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提履跪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為用之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

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搖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為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表氏之地被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掉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

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祗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

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實其弟學墨翟之道也閻蓋也蓋胡皆何也諄聶之辭夢中與其父言實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為墓上楸梧之實矣

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

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為往往或報其所不能為者緩乃責報於所為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賤其

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事而相掉也井無分於子奪而飲者自相掉是不知天也今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

且以造物之報為不可知而況有德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

之徒為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

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

不離色直竿牘敵精神手蹇淺而欲兼濟道
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
太初

大一形虛與尋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
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

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
形累不知太初者為形所累不知有太初

彼至人者歸精神手無始而甘時瞑乎無何
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手汝
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蓋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
如被賊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
一乘故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曰殆哉左坂左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為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為言支惡性以視民民

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寧乎神夫何足以
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為之主宰
而仲尼強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

也

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偽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子顏闔自謂願猶願指
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志汝與我但願指
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

其相與以實也

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為楨幹乃為後世慮不如且休
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
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

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也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此顏闔說真人之道與仲尼是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欲藏若不肖

有順懷而達

順快輕懷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紆紆五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辭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夷而觀其色九微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谷之人車上儻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

受豈以爵命自驕孰協者誰能如之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效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也其

所不為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為凶德之首凡自好而皆人之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為一壯麗勇敢為一知襄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

六府為八以八者之所能為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快者偃仰自在困畏

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肖達天命者隨達小命者達

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

之情者能僂俛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

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亦能安其所適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

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雅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宋貧恃驕蕭而食者其子

設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驕雅者驕矜而孩現之緯蕭者織草為器

矣微之有者為龍所食無少遺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為孤犢可得乎莊子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

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不公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做微其微也不微明者唯為之句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特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
也不亦悲乎
傲驗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四六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為人莫
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自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又曰下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一者本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其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

禮為行以樂為和以上薰然慈仁謂之君

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

其數一二三四也述一述二百官以此相商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商相列也以事為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主者務農桑也蕃

息者雞豚狗彘之蓄蓄藏者倉廩府庫之

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

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

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六通四關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有取

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